# 四書經注集證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三遷志〕公孫丑齊人也葬鄒境內城西北十里公孫社〔陶潛集〕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　按春秋時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諸子無封邑爵號者皆以公孫爲氏丑齊人而姓公孫疑亦齊之公族歟

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詳論語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蹵子六反艴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

（漢趙岐註）曾西曾子之孫（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子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見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禮檀弓鄭注曾參之子名申二說皆與註不合（列女傳）黔婁先生死曾西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西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何樂於此而以康爲謚乎其妻曰先生不戚戚於貧賤不欣欣於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西曰惟斯人也而有斯婦

蹵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

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

按左傳魯莊公九年桓公納鮑叔之言以管仲爲相後三十八年當魯僖公之十二年齊侯猶使管仲平戎於王至僖公十七年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蓋已四十三年矣

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子爲之爲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與平聲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

禮文王世子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

禮作樂然後敎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閒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

史記殷本紀湯崩太甲立稱太宗詳大學太宗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是爲帝太庚太庚崩子小甲立小甲崩弟雍己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雍己崩弟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

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君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伊陟贊言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仲丁立仲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河亶甲時殷復衰河亶甲崩子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祖乙崩子祖辛立祖辛崩弟沃甲立沃甲崩立祖辛之子祖丁祖丁崩立沃甲之子南庚南庚崩立祖丁之子陽甲陽甲之時殷衰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于是諸侯莫朝陽甲崩弟盤庚立盤庚之時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小辛崩弟小乙立小乙崩子武丁立武丁即位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

史記殷本紀帝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帝甲崩子廩辛立廩辛崩弟庚丁立庚丁崩子武乙立武乙無道暴雷震死子太丁立太丁崩子帝乙立殷衰帝乙長子曰微子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母正后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謂帝辛天下謂之紂　按武丁至紂歷九帝而註僅云七世者祖甲庚丁皆以弟繼兄故也書稱祖甲能保惠於庶民故享國長久今指爲淫亂諸太史公本國語帝甲之亂七世而殞爲說然蔡傳則云左氏承譌襲謬

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爲正其說允矣又按湯之太子曰太丁今武乙子亦曰太丁不應孫與遠祖同名且商家以丁名者多矣皆以上一字別之何以此獨無別恐亦相傳之誤

## 故家舊臣之家也

按書盤庚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古我先王稽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微子咈其耇長舊有位人康誥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君奭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此可見故家之猶存也書酒誥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又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左傳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此可見遺俗之猶存也書伊訓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于貨色淫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

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康誥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此可見流風善政之猶存也

微子　詳論語【呂氏春秋仲冬紀】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紂也中衍即微仲【家語】微子弟仲思名衍一名泄【史記】開弟衍是爲微仲【禮記鄭注】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檀弓舍其孫腯而立衍是也

比干箕子　詳論語【呂氏春秋季冬紀誠廉篇】膠鬲殷之賢人也遭殷末之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於殷文王崩武王立使叔旦就膠鬲於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槇大覽貴因篇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師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以何日至殷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武王疾行不輟軍士皆諫曰兵且疲矣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日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因戰大克之武王入殷問膠鬲殷之所以亡膠鬲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以其主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以此告王矣【韓非子喻老篇】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鎡音兹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按漢書樊酈滕灌傳贊引作兹基禮月令正義引作鎡錤齊民要術亦作鎡錤說文欘齊謂之鎡錤廣雅鉏也廣韻大鉏又鋤別名也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

禮王制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之夏官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周語）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　按以上皆周制然考虞書益稷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夏書禹貢五百里甸服注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合來正方千里商頌邦畿千里可知

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

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國策）齊南有太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戶三男

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蹋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

〔説文〕悴憂也〔玉篇〕心急也

〔廣韻〕憔悴瘦也憂愁也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詳七百有餘歲考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

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

〔周禮秋官〕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新安陳氏曰如漢五里一置左傳楚子

乘馹會師東陽許氏曰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書西域傳騎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驛馬黃霸傳郵亭師古曰行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丹鉛總錄說文驛置騎也從馬睪聲馹驛傳也從馬日聲驛主於騎言馬也馹主於傳言車也置緩郵速驛遲馹疾置有安置意猶今制云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意猶今制云倍道兼程

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

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禮曲禮〕四十曰强而仕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賁音奔

孟賁勇士

〔通考〕孟賁齊之力士能生拔牛角秦武王好多力士賁往歸之〔許慎淮南子注〕孟賁衛人〔秦策〕奔育之勇〔注〕孟奔夏育皆衛人〔呂氏春秋孝行覽必己篇〕賁過河先其伍船人怒而以楫虓音蒿擊也其頭顧不知其賁也中河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又況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說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兕虎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尸子〕人謂孟賁曰生乎勇乎曰勇貴乎勇乎曰勇二者人之所大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以能懾三軍服猛獸也

告子名不害

孟子考異 文選陳琳爲曹洪與魏文書有子勝斐然之志註引墨子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跂以爲長偃以爲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即孟子所謂告子歟 漢趙岐註告子兼治儒墨之道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 四書釋地又續浩生複姓不害其名與見公孫丑之告子及以告子題篇者自各一人趙氏偶於告子篇誤註曰名不害且臆度其嘗學於孟子執弟子問者朱子亦沿其誤移註於公孫丑篇此蔡莽之未盡者也或疑告子名不害子勝是其字

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爲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

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黝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黝名

〔氏族略〕北宮氏姬姓衛之公族也〔淮南子主術訓〕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高誘注〕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黝也應猶擊也 按衛有北宮括見左傳成公十七年北宮佗見襄公十三年杜註括之子也北宮喜見昭公十年

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

〔說文〕褐編枲韤一曰粗衣〔詩豳風〕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注〕褐毛布也〔左傳〕哀十三年余與褐之父睨之〔注〕寒賤之人也〔列子〕北宮子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註〕裋若僮豎所著衣長襦也 市朝見論語

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

黝蓋刺客之流 史記有刺客列傳載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五人 以必勝爲主而不動

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

（漢）趙岐註孟姓舍名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宋）孫奭疏孟姓名施舍發言之音也朱子從趙說

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

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

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
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爲得
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惴之瑞反

〔四書釋地三續〕吾不惴焉不豈不也猶經傳中敢爲不敢如爲不如之類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

〔薛應旂人物考〕子襄南武城人

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

〔禮檀弓〕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疏〕縮直也殷尚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襵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衡橫也周尚文冠多辟積不直縫但多作襵而并橫縫之若喪冠質猶疏辟而直縫是與吉冠相反而非古襵褶

同

又曰棺束縮二衡三

禮檀弓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栢椁以端長六尺

註四重水牛兕牛之皮合爲棺被爲一重皮外有杝棺杝棺外有屬棺屬外有大棺屬與大棺皆以梓木爲之周帀也言四方皆周帀也棺束縮二衡三者古棺不用釘惟以皮條直束二道橫束三道衽亦名小要兩端大而中小以小要連合棺與蓋之際如衣之縫合故亦名衽每束處必用一衽也端猶頭也用栢木之頭爲之其長六尺

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

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盖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畧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扶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顚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顚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卽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

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閒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閒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

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簟口劫二反

集義猶言積善〔易坤卦文言〕積善之家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冬齊侯襲莒〔注〕輕行掩其不備曰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

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卽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

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

〔春秋〕僖公二十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公子遂如楚乞師〔公羊傳〕乞師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不正者不期也

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

〔方言〕揠拔也東齊海岱之閒曰揠〔小爾雅〕拔心曰揠

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

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詖彼寄反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卽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

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

宋史儒林傳林之奇字少穎福州侯官人呂本中入閩之奇甫冠從之學將試禮部行次衢州以不得事親而反學益力本中奇之由是學者踵至中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後爲校書郎尋以痺疾乞外由宗正丞提舉閩舶參帥議遂以祠祿

家居自稱拙齋東萊呂祖謙嘗受學焉淳熙三年卒年六十有五有書春秋周禮說論孟楊子講義道山記聞等書行於世

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旣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

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旣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問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

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蛙 好去聲

汙下也

按汙字舊屬上讀宋蘇洵有三子知聖人汙論

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

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 潦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

毛詩義疏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黃鐘王者至仁則出春秋保乾圖歲星散為麟春秋演孔圖麟木精也關則口無光春秋感精符麟一角明海內共一王也王者不刳胎不破卵則出於郊鶡冠子麟者元枵之獸陰之精也廣雅麟者含仁懷義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游必擇土番而後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群居不旅行不犯陷穽不罹網羅文章彬彬何法盛徵祥記牡曰麒牝曰麟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尚書中候黃帝時麒麟在囿漢武帝紀周成康時麒麟在郊藪　鳳凰詳論語大戴禮易本命篇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為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為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為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為之長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

## 垤蟻封也

廣雅小陵曰丘方言垤封場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垤垤中齊語也埤雅詩豳風鸛鳴于垤註垤蟻塚也蟻封其垤則雨將至一名蟻封詩疏蟻穴處將陰雨水泉土潤穴處者先知之避濕而上塚莊子蟻慕羶格物論蟻穴居卵生有白黑黃赤大小數種大蟻俗呼為蚍蜉小者齊人呼為蟻蛘又有翅而飛者其卵抵其子隊化書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

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咂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抱朴子〕蟻有兼弱之智〔埤雅〕蟻善鬭力舉等身饑鬬輒酣戰不解有行列隊伍

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

〔詩召南〕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大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爾雅釋詁〕行道也潦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行潦〔毛傳〕行潦流潦也

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

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說文〕一貫三爲王董子曰古之造文字者三畫連其中謂之王三畫天地人也連其中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方而三通之

非王者孰能如是乎〔桓譚新論〕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約盟以信義矯世謂之伯王者往也言其德澤優游天下歸往也王道純粹其德如彼伯道駁雜其功如此〔白虎通號篇〕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又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楊升菴集〕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黃震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興而為天下所歸則王轉聲而為王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率其諸侯則伯轉聲而為霸皆有為之稱也王音為靜字轉聲為動字以此證之左傳四王之王上如字下音旺五伯之霸上伯字入聲下霸字去聲王字無別體故同用王字伯字有霸字為別體故上用伯下用霸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我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七十子詳孔子弟子考

瞻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

〔小序〕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朱子集註〕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

王霸之心誠僞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

鄒氏曰

宋史列傳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調揚州潁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皆禮遇之後哲宗擢爲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論其不可而止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不可不審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亟召還復爲右正言遷左司諫兵吏二部侍郎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蔡京素忌浩

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責衡州別駕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初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及浩再謫嶺表不易初志疾作危甚楊時過常往省之薾然僅存餘息猶眷眷以國事爲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宗卽位復其官賜謚忠

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惡去聲下同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

〔禮表記〕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彊仁

貴德猶尙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春秋傳〕及猶汲汲也〔書泰誓〕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

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

〔小序〕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之以遺王〔朱子集註〕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於紂子武庚之國

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畔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未知周公之意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爲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謂之按此言東征在前作詩在後與東山詩註兩相矛盾蓋朱子一時誤從古注後與蔡九峯辯其非以爲當從鄭氏而於此則未及改正耳〔爾雅釋鳥〕鴟鴞鸋鴂郭璞云今鴟鴞似鷹而白〔禽經〕鴞以貪顧以愁嘯〔陸璣疏〕鴞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巴蜀異物志〕鴞體有文采土俗因形名曰鵩又名訓狐

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纂箋〕金氏曰今鵲巢每年隨太歲所向卽所謂戶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易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文子〕智過萬人者謂之英過千人者謂之俊過百人者謂之豪過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以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

##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 廛市宅也

〔纂要〕古者二十畝爲井因井爲市故曰市井市巷曰闤市門曰闠市中空地曰廛又曰市宅〔說文〕市物邸舍曰廛〔王制疏〕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朱子語類〕市廛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爲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左右各三區皆入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餘見梁惠王明堂章

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

〔禮王制〕市廛而不稅朱子曰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如今人賃鋪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周禮地官〕廛人掌斂市絘布廛布而入於泉府〔鄭註〕絘布列肆之稅廛布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又載師園廛二十而一〔鄭註〕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

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

〔周禮地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市以量度成賈而徵儥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儥者質劑

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偽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恒賈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之買者按此八職皆所謂治以市官之法也

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漢書食貨志〕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公孫賀傳贊〕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

解見前篇 梁惠王 明堂章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詳滕文公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氓音盲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

周禮地官載師掌任土之法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疏以草木爲地毛民有五畝之宅廬舍之外不樹桑麻者罰以二十五家之稅布泉也戶率出泉漢法口百二十也凡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之人使出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也日知錄有夫布有里布周禮載師職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集註未引閭師文今人遂以布專屬於里按此說足備參考蓋載師任地使無曠土閭師任民使無曠力故宅不毛民無職者各有罰也朱子謂夫布是罰游手之民里布是罰那公卿占民田爲亭臺池

沼者其說甚明載師任地之法故稅輕集註第言里布不言夫布復舉夫家之征蓋沿趙註之舊

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孟子疏周官制地之法六鄉以敎爲主故其地爲郊民則謂之民以其近主而有知也六遂以耕爲主故其地爲野而民則謂之氓以其遠主而無知也周禮遂人注變民言氓異外內也甿氓同猶甿甿無知貌楊升菴曰氓之爲字從亡從民流亡之民也周禮凡治野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昏擾氓以土宜敎氓又新氓之治註新徙來者也若是本國之民已授田矣又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又何必以土宜敎之乎以詩與孟子證之尤可驗詩氓之蚩蚩抱布貿絲非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此蓋民之離其本土而淫于外州者也孟子陳相自楚之滕願受一廛而爲氓此蓋去其本土而占籍他國者也又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若是本國何得云天下之民若是本民又何得稱氓乎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

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

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閒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

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黜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卽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朱子文集腔子猶言軀殼語錄滿腔子是只在這軀殼裏腔子乃洛中俗語）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眞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卽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

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

〔朱子語錄〕性是理之總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情之所發之名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人所看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統之

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

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廓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

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

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白虎通五行篇〕土所以不名時地土別名也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爲一時王九十日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土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時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含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

周禮考工記矢人為矢鍭矢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言三分其矢之長以衡平之一分在前二分在後以鏃在笴首差重也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鏃差小而輕故也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鏃更短小也參分其長而羽其一笴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趣鏃也羽同殺去聲五分其長而羽其一羽長六寸以其笴厚為之羽深笴讀槀矢幹也水之以辨其陰陽試之於水以辨竹之陰陽陰沉而陽浮也夾其陰陽以設其比比括也在幹之兩旁夾其比以設其羽羽在四角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刃二寸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驚動也刃長寸寸上脫二字圍寸鋌十之重三垸之鋌箭足入幹中者垸量名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俛低也翔迴旋也紆曲也揚飛也豐大也趮太急也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栗生無瑕蠹也摶圜也栗堅也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屬札葉相續也合甲削去皮裏之肉但取其表合之為甲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為甲必先為容容人身之大小長短也然後制革權其上旅

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上旅腰以上下旅腰以下旅衆也以札衆多故言旅以其長爲之圍凡甲鍛不摯則不堅摯言鍊之熟也已敝則橈大熟則撓曲凡察革之道眂其鑽空欲其惌也惌音鬱小孔貌朿音則孔小眂其裏欲其易也眂其朕欲其直也朕縫處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眂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齘音械齒相切也眂其鑽空而惌則革堅也眂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眂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周密致也明有光耀變隨人身便利也〔禮書〕甲曰函函所以周其身也

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

巫詳論語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

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 由與猶同

周禮考工記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者薄稺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紾謂理粗昔言交錯不澤澤也疢疾險中險傷也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瑕廉二字皆厲利之狀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相筋欲小簡而長簡筋條也大結而澤小簡

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剽者疾也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 言嚼之當熟 漆欲測 測清也 絲欲沈 言如在水中 時色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 三材膠漆絲 寒奠體 奠作定至冬膠堅納之檠中定往來體 冰析灂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 鋝鍰也 絲三邸漆三㪺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埶 音勢 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 世本 揮作弓夷牟作矢 証 二人皆黃帝之臣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爲仁

此亦因人愧耻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引過書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

書大禹謨帝命禹征苗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皋陶謨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按書益稷篇有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及皋陶曰俞師汝昌言之文則知能拜善言者惟禹也

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舍上聲 樂音洛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史記舜本紀)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餘詳萬章及盡心上

舜之側微

(書堯典)明明揚側陋(註)側陋微賤之人也

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鄭元曰歷山在河東(史記正義)括地志蒲州河東縣雷首山一名中條山亦名歷山亦名首陽山亦名蒲山亦名襄山亦名甘棗山亦名猪山亦名狗頭山亦名蒲山亦名吳山此山西起雷首山東至吳坂凡十一名隨州縣分之歷山南有舜井(路史)雷首臨河與太華對峙即爲歷觀揚雄所云登歷觀以遥望者(欒史)謂在偃師西北二十五里有舜嗣舜井媯水汭水媯南汭北今山西蒲州府爲漢河東地寰宇記云其境有首陽山即禹貢雷首山又有歷山即舜耕處至今荊棘不生又曾子固云康成釋歷山在河東世之好事者因媯水在於雷首遂就附益謂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孟子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稼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圖說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

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今濟南府　按鄭康成據史記舜冀州人以為在河東宋羅泌獨宗之曾子固據孟子舜東夷之人以為在歷城與陶漁所在相近似各有所見故兩存其說至如九域志言濟南即曾氏云歷城濮陽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晉名濮陽隋為雷澤縣寰宇記云歷山在雷澤縣西北十六里路史亦云今濮之雷澤西北六十里有小山孤立謂之歷山郡諸記舜耕之所河中即鄭氏所云漢名河東唐名河中今屬山西蒲州府皆有歷山又蘇氏演義歷山有四一河中二齊之歷陽三冀州後魏輿地圖上谷記下洛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城西北三里有歷山山上有舜廟今屬天保定河間三府秦時俱屬上谷郡延慶州漢屬上谷唐曰嬀州皆禹貢冀州之地四濮之雷澤即九域志濮陽又樂史信都有歷山舜耕在是今眞定府冀州漢為信都縣又路史池之建德縣北二十里為舜城有歷山舜井元和志謂是舜南巡所至又秋浦志歷山在東流縣東三十里高八十丈上有舜祠亦云是南巡所至今池州府隋曰秋浦建德東流二縣皆屬焉又剡處風土記始寧界今上虞縣東漢順帝時分置始寧縣復有舜所耕田一山多柞因謂櫪山又指越志越州餘姚縣今浙江紹興府隋唐曰越州其屬縣爲餘姚顧野王曰舜後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名餘姚有歷山大抵古蹟傳聞異辭且多附會姑備載其說以俟博古之採擇元和郡縣志故陶城在河東縣北四十里尚書大傳曰舜陶于河濱括地

志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又皇甫謐曰河濱在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正義舜於曹州河濱作瓦器今山東曹州府屬有定陶縣廣輿記云即古陶丘又東昌府屬館陶縣境廣輿記亦載有陶丘古蹟

鄭康成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正義亦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今山東曹州府屬名濟陰廣輿記載雷澤在其境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鳴史記舜漁於雷澤即此又曹州府屬濮州境亦載有雷澤城古蹟又路史陽城漢濩澤縣墨子則言舜漁在此澤今在陽城西北十二里陽城今屬河南府又廣輿記山西蒲州境有雷澤在首陽山下相傳舜漁於此按路史言耕稼陶漁皆舜初年事非日後就取之比其地必不大相遠鄭康成既以歷山在河東而釋雷澤則在濟陰其相去遠矣今廣輿記載雷澤在蒲州與康成歷山在河東之說恰合故附記此條以參一解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

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閒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說文炭燒木餘也禮月令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書仲虺之誥民墜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

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

〔禮曲禮〕勞無袒〔儀禮鄉射禮〕袒決遂〔註〕袒左免衣也〔詩詁〕去上衣曰裼〔玉篇〕裼脫衣見體也〔爾雅釋訓〕袒裼肉袒也

裸裎露身也

〔類篇〕裎倮也〔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曹共公聞晉公子重耳駢脅欲觀其裸

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

蔡氏曰時四時也日日辰也金仁山曰支即十二支干即十干十二辰如木之有枝十干如木之有幹〔通鑑〕三皇紀天皇氏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十干曰閼逢甲旃蒙乙柔兆丙彊圉丁著雍戊屠維己上章庚重光辛元黓壬昭陽癸十二支曰困敦子赤奮若丑攝提格寅單閼卯執徐辰大荒落巳敦牂午協洽未涒灘申作噩酉閹茂戌大淵獻亥〔五帝紀〕太昊伏羲氏作甲歷定歲時起於甲寅支干相配爲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矣歲以是紀而年不亂月以是紀而時不易晝夜以是紀而人知度東西南北以是紀而方不惑黃帝有熊氏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謂之幹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謂之枝枝幹相配以名日而定之以納音

孤虛王相之屬也

蔡氏曰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爲孤辰巳爲虛後五甲放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爲空亡是以空亡爲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爲虛旺相如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饒雙峯曰此大槩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卽是王字相王之炎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孤孤無輔助之意如今說酉發然水爲母木爲子子寶則母虛水到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日或是方所曰二者一般一箇是橫一箇直所以有天德月德月亦有天德月德方金仁山曰此兵家用日時方位法也舊說孤空亡也虛空亡對宮戊孤虛太歲後二辰爲孤前四辰爲虛月孤虛正月以丁丑爲孤午未爲虛旬孤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爲孤辰巳爲虛餘倣此今按空亡爲虛其對宮爲孤蓋本宮空空卽虛對空所對宮空則孤矣王相占算家所謂吉凶滅否平王相休囚死又五行十二宮生旺八卦冬至坎王震相立春震王巽相之類總言以之屬二字其用非一兵家八門遁甲逐時分開休生傷閉景死驚方位太乙局逐日分主客勝負又出城布陣逐時占斗柄大角所指之方又加六壬遁甲以支加支范蠡以占歲占兵此告其屬也趙氏德曰孫奭疏干支所以配時日用之金王在巳午未申酉木王在亥子丑寅卯水王在申酉戌亥子火王在寅卯辰巳午土王在申酉戌亥其法以一晝爲孤無晝爲虛二晝爲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方向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

之卽知吉凶戰陣之法背孤擊虛〔漢書藝文志〕風后孤虛二十卷〔左傳〕僖公五年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郤至曰陳不違晦以犯天忌月晦兵家所忌我必克之襄公十八年楚師伐鄭晉人聞之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昭公八年楚滅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如顓頊之數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由用也昭公三十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贏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咎〔周語〕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按此皆天時之可驗者

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

〔易坎卦〕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周禮夏官〕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

山陵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鼜以號戒凡國都之竟有溝樹爲之固郊亦如之孫子九地篇用兵之法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我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地形篇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　按二篇言地之利者最詳至如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楚之方城爲城漢水爲池晉之景霍汾河齊

之清河渤海秦之西有巴蜀漢中北有胡貉代馬南有巫山黔中東有殽函皆所謂得地利者也

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

管子曰內之爲城外之爲郭〔釋名〕城盛也盛受國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吳越春秋〕堯聽四岳之言用鯀修水鯀曰帝遭天災厥黎不康乃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玉海傳〕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爲宮蓋百里之國外城九里雉門是也中城七里庫門是也內城五里路門是也七十里之國外城七里中城五里內城三里五十里之國外城五里中城三里內城一里於百里之國言外城則伯子男外城可知於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言內城則公侯內城可知一里之城以城爲宮則其宮府在中城之內矣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此侯伯之國也〔五經

異義〕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公羊傳註〕天子之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十雉高三雉〔輿地提綱〕城之制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雉長三丈高一丈也　按左傳疏天子之城方九里公當七里侯伯當五里子男當三里尚書大傳古者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然則孟子所稱蓋謂子男之城

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孫子謀攻篇〕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又云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什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避之〔虛實篇〕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軍爭篇〕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管子〕凡用兵者攻堅則軔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戰國策趙策〕馬服君曰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史記荊軻傳〕太傅之計曠日彌久〔漢書韓信傳〕曠日持久糧食殫竭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

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說文〕池沼也穿地鍾水也〔輿地提綱〕城外有池池有水曰隍〔禮禮運〕城郭溝池以爲固〔註〕城塹曰溝池

革甲也粟穀也

兵革詳梁惠王及中庸金仁山曰有殼曰粟無殼曰米粟即穀也古人米與穀兼積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久緩急兼儲後世軍餉獨以米故久即不可食

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周禮地官〕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夏官〕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

金仁山曰古者每國封土爲疆爾雅釋水水注川曰谿山瀆無所通曰谿說文通作溪磎宋均曰無水曰谷有水曰谿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

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惟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禮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周禮夏官大僕王眡朝則前正位眡視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

氏族畧東郭氏姜姓齊桓公之後　按左傳東郭偃謂崔武子曰君出自丁臣出自桓是也正義云東郭齊之東地號爲東郭也經云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則東郭是齊之東地也氏者未詳其人注曰齊大夫家也

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

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

〔孟氏譜〕仲子名筭孟子之子也〔三遷志〕孟子娶田氏生子名仲子〔闕里志〕子夏以詩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陸璣詩草木疏〕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日知錄〕詩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閟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于孟子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爾雅釋親〕族父之子相謂爲族昆弟族昆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昆弟〔宋史禮志〕贈新蔡伯

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

〔禮曲禮〕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註〕負薪賤役士之所親事者疾則不能故古人稱疾或言負薪或言采薪總以明謙也

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

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禮玉藻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曲禮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簟反長上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

荀子榮辱篇臭之而無嗛於鼻正名篇嗛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注嗛當爲慊集韻慊足也或从口史記文帝紀天下人民未有嗛志外戚世家心嗛之而未發也大宛傳昆莫生棄於野烏嗛肉蜚其上注嗛音銜廣韻集韻嗛並音銜說文嗛口有所銜也

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

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禮祭義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樂音洛

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

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易繫辭崇高莫大乎富貴　泰卦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孟子雜記〕薛薛君齊田文也是時任姓之薛滅於齊齊人嘗築薛以逼滕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後漢書〕張衡傳注兼金價倍於惡者故曰兼金〔爾雅〕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鉼金謂之鈑錫謂之鈏純澤謂之銑〔淮南子〕玦五百歲生黃澒五百歲生黃金黃金五百歲生黃龍玦石也地數五故五百歲一化爲水銀也〔韓子〕荊南麗水之中生金〔說文〕金有五色黃金爲長久薶不蝕百陶不輕西方之行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贐徐刃反

贐送行者之禮也

〔說文〕贐會禮也今送行儀物曰贐〔史記〕孔子見老聃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贈人以財仁人者贈人以言古人送行必有餽贈所謂贐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爲兵之爲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爲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

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

## 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

### 平陸齊下邑也

史記晉穆公二十年魯伐齊收齊師於平陸又齊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四書釋地平陸齊邊邑齊世家康公貸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平陸縣余謂漢東平國爲古厥國孔子時爲魯中都地爾時屬齊即今汶上縣又張守節曰平陸唐兗州縣即中都在大梁東界故曰平陸齊邊邑也按釋地所指平陸屬今山東省兗州府與屬山西省平陽府者不同考國策蘇子名代曰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啟魯仲連遺燕將書曰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則平陸之與梁爲界也益信

### 大夫邑宰也

冊府元龜晉謂之宰仲尼爲中都宰是也齊謂之大夫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是也楚謂之尹沈尹戌爲方城之外縣尹是也亦謂之公葉公諸梁是也通典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爲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按此則大夫亦縣邑宰之通稱故史記云子路爲蒲大夫則邑宰稱大夫豈徒齊邑

哉

戟有枝兵也

說文戟有枝兵也長丈六尺考工記冶氏戟廣寸有半內三之長四寸半胡四之長六寸援五之長七寸半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禮書戟有三鋒刺則鋒之直前者也胡則正方中短而下垂者也援則磬折而上達者也方言戟楚謂之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閒謂之釨或謂之鏔吳揚之閒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閒謂其大者曰鏝胡其曲者謂之鉤釨鏝胡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匽戟其柄自關而西謂之柲或謂之殳趙氏德曰雙枝曰戟單枝曰戈漢書晁錯傳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劍楯三不當一

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周禮地官小司徒之職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夏官大司馬五人為伍伍皆有長註伍者聚也餘詳見論語纂箋金氏曰去之謂殺之本趙注按持戟止是階前庭下執戟之人庶人之在官者去止是廢棄之四書釋地史記商君傳持矛而操闟戟者聶政傳持兵戟而衛侍者蓋焉大夫守衛非指戰士伍亦非行閒郝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

在班也去之罷去也按二說皆本金氏之義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幾上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爲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

周禮地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牷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夏官羊人掌養羊牲凡祭祀飾羔

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爲王之爲去聲

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

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按都有二帝王世紀天子所宮曰都詩毛傳下邑曰都詩云彼都人士秦始皇言吾聞文王都豐武王都鎬又周有東都西都之名此國都之都也書大都小伯詩作都于向左傳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及此爲都之都皆下邑之都也史記燕世家齊威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伐燕索隱臨淄是五都之一國策馮驩戒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則薛亦名都至齊之邑宰其見於經者距心而外如靈丘大夫蚳鼃蓋邑大夫王驩他若棠大夫孟子勸王發倉時必與其謀晝邑大夫孟子三宿亦爲逆旅主人則爲素相知識俱可想見

爲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

陳氏曰

宋史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徽宗初進迓衡集以勸導紹述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乞援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爲講議司參詳禮樂進鴻臚太常少卿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省坐事奪已而復之卒年六十八

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耶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音遲鼃烏花反爲去聲與平聲

蚳鼃齊大夫也

正義蚳鼃於他經傳未詳其人

靈丘齊下邑

四書釋地蚳鼃邑齊邊邑趙世家敬侯二年敗齊於靈丘六國表敬侯九年魏武侯九年韓文侯九年因齊喪其伐之至靈丘又趙世家惠文侯十四年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明年燕獨深入取臨淄但負不知其所在然蚳鼃因去王遠無以箴王闕特辭靈丘請士師足徵爲邊邑也又云時趙別有靈丘以葬武靈王得名即今靈丘縣注史記者以此爲齊之靈丘無論齊境不得至代也而敬侯時又安得有靈丘三省注齊靈丘又以漢清河郡之靈丘縣當之亦屬臆說四書類典史記正義謂靈丘即河東蔚州縣也時屬齊故三晉共伐之未知是否

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爲去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廣韻〕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

蓋齊下邑也

(地理志)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四書釋地)蓋大夫王驩與陳仲子兄戴蓋祿之蓋同音集註却於前云齊下邑後云陳氏食采邑當是一蓋以半爲王朝之下邑王驩治之以半爲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然則當時蓋亦大矣

王驩王嬖臣也

(漢趙岐註)王驩齊之諂人有寵於齊後爲右師(宋孫奭疏)王驩姓王名驩字子敖

輔行副使也

考列國相聘問弔喪有正使必有副使如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聘于鄭伍舉爲介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三十年晉頃公卒鄭游吉弔且送葬晉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子無貳何故曰介曰貳即所謂副使也

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

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

〔四書釋地續〕金仁山曰滕國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所屬之滕縣有古滕城余考自臨淄抵滕不滿五百里路不爲遠而一往一還將千里路亦不爲近朝暮接焉未及一使事故丑以爲疑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左傳〕文七年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攝卿以往可也〔易遯卦象〕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

〔四書辨正〕按家語孔子曰三年之喪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致事謂還政于君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反齊者卒哭之後反而致其爲卿之事于齊王也郝敬談數謂拜賜在三月葬後禮文無此說釋地謂反齊在終三年喪後則充虞明日

服不敢請三年後不嚴久矣日知錄以爲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改葬緦事畢而除故反于齊亦屬臆度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孟母墓碑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非嬴地疑古爲魯地猶屬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四書釋地春秋桓公三年公會齊侯於嬴杜注今泰山嬴縣嬴縣故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汶水之北去齊都臨淄三百餘里

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梓木也以已

迺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

度厚薄尺寸也

禮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註大夫棺屬在外屬在大棺內椑又在屬內是國君之棺三重也若天子則四重已見上篇自反而縮句註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元綠用牛骨鐕士不綠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鐕釘也君松椁大夫柏

椁士雜木椁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　按大記有八寸六寸之别孟子則統言七寸所載各有不同雙峯饒氏曰周七寸只當今四寸許

**中古周公制禮時也**

按易繫辭敘包犧神農黃帝堯舜以前之世曰上古至言易之興則曰其于中古乎中古二字始此蓋總指三代以下言

椁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必二反　恔音效

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

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與殺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

䧏趙岐註沈同齊大臣

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

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

按史記燕世家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戰國策亦載此語當時所謂勸齊伐燕者也然國策又云儲子謂齊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然則勸齊非孟子也其儲子乎

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史記燕世家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昭王於破燕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趣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聊莒卽墨其餘皆屬燕六歲

昭王三十三年卒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史記管蔡世家〕管叔鮮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載最少同母兄弟十人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為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今河南省開封府鄭州即周管叔封邑其地有管

叔城古蹟

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爵而相周爲周公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爲二　按武庚名祿父紂之子也武王既誅紂乃封武庚殷遺民使修盤庚之政殷民大悅事見史記使管叔鮮蔡叔度霍叔處監其國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避位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公作鴟鴞之詩以貽王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則拔邦人恐王將卜天變以啟金滕之書乃得周公前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之說王執書以泣親迎周公見書金滕三叔懼遂與武庚叛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作大誥三年克之誅武庚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見蔡仲之命周公東征既歸作詩以勞歸士即我徂東山篇歸士亦作破斧詩以答之見詩豳風又按鄭康成詩譜武王以京師封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皇甫謚帝王世紀曰殷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以西爲鄘蔡叔監之以北爲邶霍叔監之史記周本紀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漢書地理志周既滅殷分幾內

爲三國邶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上四說不同集註從詩譜世紀與書蔡仲之命合書梓材王啟監禮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據此則監殷之監亦是遵傚古制監者監臨而督率之也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

理人情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

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孝經事君章將順其美）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史記殷本紀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

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爲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潮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爲去聲

時子齊臣也

古今姓纂齊有賢人時子著書見孟子新論

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

左傳昭公三年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趙氏曰四豆爲區區受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受六斗四升十釜爲鍾鍾受六斛四斗

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夫音扶　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

考漢書律歷志十斗爲斛則斛即石也一鍾有六石四斗則萬鍾乃六萬四千石也又考北宮錡章大國卿祿四大夫祿

氏註云卿田三千二百畝以鼂錯所言百畝之收不過百石計之則卿田所入止得三千二百石合五百鍾之數今云十萬似太懸殊或云孟子仕齊不下六七年此總計其數非一歲有也且如漢三公號歲食萬石實月俸三百五十斛有其名而無其實亦未可知

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壟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

【集疏】尊孟子弟子考 按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爲孟子弟子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爲政以下則孟子之言也宋孫宣公奭納因其說故徽宗政和五年從太常議贈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以孟子弟子故也自朱子集註出乃始非之世莫有從趙氏說者矣元吳萊立夫氏著孟子弟子列傳書雖不傳序稱一十九人則未嘗去季孫子叔二人也

龍斷罔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

〔孫奕示兒編〕龍斷者罔壟斷而崛起之小山也四顧無礙見商旅負販之來者以羅取一市之利也〔說文〕貝部買字引孟子曰登壟斷而网市利〔列子〕湯問篇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說文〕网山脊也從网從山取上銳下廣形〔爾雅〕釋山山脊岡〔史記〕陳涉世家輟耕而之壟上

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旣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旣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

詳上篇市廛而不征考

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

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

廣韻晝姓晝邑大夫之後因氏焉出風俗通後漢書耿弇傳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晝中注晝中邑名音胡麥反四書釋地晝當作畫但括地志以晝卽戟里城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一南一北殊判然余謂孟子去齊歸鄒鄒實在齊之西南注云南者是史記田單傳燕初入齊聞晝邑人王蠋賢劉熙註音獲孟子考異水經注澅水出

時水東去臨淄十八里所謂澅中也俗以澅水爲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晝而變名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爲去聲下同隱於靳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周禮〕春官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五几王几彫几彤几漆几素几也〔禮〕曲禮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又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又云獻几杖者拂之〔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漢〕李元几銘〔庄〕黃帝軒轅作几〔演繁露〕几與案自是兩物几者坐具也曲木附耳以自拚抱〔釋名〕几庪也所以庪物者也其音軌其義則閣也馬融曰几長三尺阮諶曰几長五尺高廣二尺〔禮圖〕几兩端赤中央黑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

側乃能安而留之也

[史記魯世家]魯元公卒子顯立是爲穆公元年公儀休爲政泄柳子思爲臣十六年齊伐魯取最韓救魯二十年魯伐齊取齊師於平陸是時齊田和遷其君康公於海上魯是以有辭三十三年穆公卒[孔叢子雜訓篇]魯穆公訪于子思曰寡人不佞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願先生致之也子思答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不欲其有述也以爲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耳責以虛飾之教非伋所得言公曰何道可以利民子思曰君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諾[公儀篇]穆公問子子思曰吾國可與乎子思曰可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抗志篇]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竊爲言之過也

泄柳魯人

【禮檀弓鄭注】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又【檀弓】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子柳妻魯兇也人也齊衰而繆絰叔仲衍以告衍皮之弟請繐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此論子柳失禮之事言雖受父教猶不知禮見當時婦人皆尚輕細故以其妻爲舅齊衰繆絰爲非禮而請於衍使爲繐衰而環絰也學音斅繆音樛【雜記】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

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禮檀弓】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又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詳之哭言思也亦然言思子游之子申詳妻之昆弟【孔叢子】定公十四年衞公叔戌奔魯謂申詳曰吾於子子思視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詳以告曰人求親近於子子何辱焉子思曰義也公叔氏之子愛人之

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疎慢吾矣申詳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能穆者好飾弄辭說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為善不求人知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已而不知賢也申詳曰吾乃今知公叔子同而不和誠小人之驕者也遂謝之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韓詩外傳〕高子嘗問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急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權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趙岐注〕高子學於孟子向道未明去而學他術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

趙氏悳曰堯在位九十八年舜在位五十年禹至桀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年爲商是堯舜至湯共五百八十年湯至紂三十王共六百二十八年而周興

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皐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皐陶稷伊尹詳論語契詳滕文公太公望詳離婁萊朱散宜生詳盡心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閒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按綱目赧王元年丁未書曰孟軻去齊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己卯當得八百有九年此云七百有餘歲者當是約畧言之猶堯舜至湯湯至文武皆過五百年而俱約言五百也四書釋地孟子去齊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滿八百歲以前耳孟子於顯王三十二年乙酉至梁明年丙戌惠卒而襄立孟子即去梁是爲齊宣王之八年孟子游事齊當即從

丙戌起何則由大梁至臨淄千有餘里故曰千里而見王若由鄒以往僅得半耳既仕齊中間遭三年之喪歸鄒喪畢復仕齊終不合而去須在此十二年內孟子於齊行蹤歲月約畧可知者如此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易繫辭樂天知命故不憂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四書釋地〉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距孟子家約百里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

〈國名紀〉崇古崇侯國伯爵即今鄠縣昔文王伐崇命無殺人民壞宮室崇人歸之如父母〈四書類典〉崇國屬秦境與孟子見王之崇風馬牛不相及應作齊地解

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

據四書釋地以孟子游齊當在宣王八年丙戌今考史記田齊世家宣王八年與魏會于鄄九年與魏會徐州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連年有事所謂師命者其即指徐州之役乎

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

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